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textured, brownish-gold background with horizontal brushstrokes. A large, dark, circular shape is positioned on the right side,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title. Several concentric dashed white circles are drawn around the central area,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focus. The title '我与新闻' is written in a bold, black, serif font, with the character '我' (I) being significantly larger and more stylized than the other characters.

我与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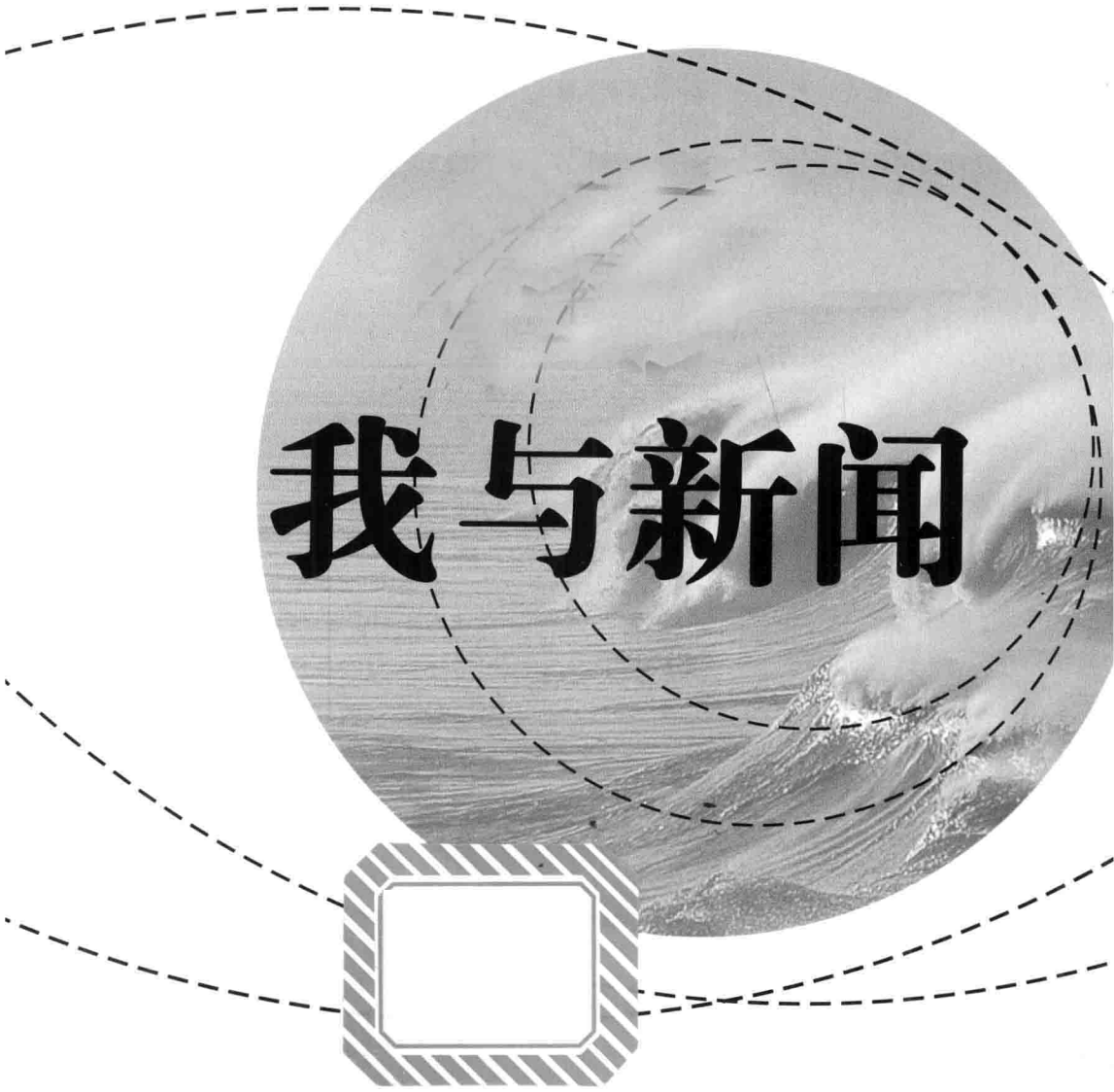
李 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我与新闻

中国新闻

1984年1月1日



我与新闻

李 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新闻/李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4

(华韵天歌文丛,第3辑/刘光明主编)

ISBN 978-7-80240-218-8

I. 我… II. 李…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479 号

我与新闻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010-84040746(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香河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10 1/16

印 张:15.25

字 数:184 千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40-218-8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繁荣中的荒芜

李强

走进都市，鳞次栉比的楼宇，闪烁耀眼的霓虹灯，驶向舞厅前的车水马龙，宾馆酒楼由的错落交错，勾画出一派繁荣景象。

然而，令人忧虑、令人不安的是，与繁荣相伴的，却伴随着一块块沉默的荒芜，那就是都市中的书荒。

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相当数量的都市人对读书失去兴趣，有90%以上的家庭没有藏书。即使按月订阅图书发行书刊费的都市人，平均每月购买书刊的钱也仅有1.47元，而他们出入酒楼歌厅精品屋，花三四百元钱以不足惜，情势结构发生了可怕^地的倾斜。现在不只是一般居民，

20 × 15 = 300

第

页

作者手稿

自序

我与新闻

李 御

人对职业的选择，除了社会因素外，还有许多的机缘。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人与职业几乎是在一条规定的线路中运行，不可能有自己的选择。当时，我随母亲下放之后，对职业的概念还很模糊，比较清晰的界定，一是农村人，二是城里人。我切身的体验是，农村很苦，这种苦还不仅仅是贫困，是一种望不到尽头，看不到亮色的漫长跋涉。向往城市，向往文明，是我们那一代人骨子里的一种追求。但前头无路。我连当民办教师与上高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的父亲，只是县城一家单位的普通职员，毫无权势而言。

漫漫长夜，总爱在一轮冷月下，静坐遐想，长大后做什么？这是一个千万次问自己却又无法回答的难题。

在那个文化与物质同样匮乏的年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选择了新闻，也许是我从看到的很稀少的报纸受到了启发，也许是我从广播中听到了县广播站所播的新闻。其实，我后来曾仔细回想自己的由来之路，我当时感觉，写新闻纯粹是一种个体劳动，不像做其它的事情，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很多的人合作才能完成，这里是单指产品最初的生产过程，即写作的过程，这纯属是一种个人的臆想，所以我选择了新闻。以后才觉得当初的那种想法非常幼稚，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的报纸、电台，也需要很多后续的支撑。但是我确实是因此而喜欢上了新闻。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地区报发表了我的新闻稿，有时还发了大半版，县广播站更是能经常播发我的稿件。我的所有采访，都是在工余时间、田间地头完成的。

在窘迫状态下追求自身的价值，与钟情于个体劳动这两种因素的联姻，成就了我的新闻梦，这也许是命运的垂青。

那个时候，我在省、地新闻媒体发表一篇作品，一般能得到一本稿纸，年终评上优秀通讯员，可以得到一个标有某某新闻单位的采访本。对我而言，这可以说是上帝给我的最高奖赏。有些采访本我一直珍藏至今，不为别的，那是我的珍爱，那是我难以忘怀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带着这样一段美好记忆，我1977年参军入伍，我当时没有带别的什么，只带了两本新闻单位寄给我的新闻写作谈方面的书籍与采访本，这是我从农村走向军营的全部财富。

到了部队，先是在北京，我当了一名瓦工，以后又到四川，我当了一名风钻手、饲养员，即使在现实与我预想的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下，我没有放弃，我自信我最大的优势是从不轻言放弃。

在北京时，白天是瓦工，夜晚在临时工棚里，我专心写我的新闻稿，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即使在唐山地震的那天晚上，我也是在工棚里专心写我的新闻稿，直到凌晨，我刚一回班里宿舍躺下，就被地动房摇所惊醒。在四川也是如此。后来，有一位叫王文刚的政治部干事，相中了我写的一篇稿件，通过组织程序，将我调到了政治部报道组。那是1977年11月26日，我至今记得这一天。

到达机关的第一天晚上，已是寒冬，我在只有凉水的自来水管前，洗了一个冷水澡，当然是穿着短袖短裤，当时，我记得那些机关的干事、科长们大呼小叫，并疼爱地关照我小心感冒，我自己倒没有什么感觉，一切正常。

到了机关，很复杂。多少年以后，我总觉得，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到了地方，既存的一些东西，把人的本性改变得面目全非。那个时

候，写新闻倒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你要去处理好多与此无关的事情，令人十分苦恼。我不想在我的序言里过多涉及这方面的事情，我只知做好我自己的工作。下部队，写新闻，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下到连队，有的连干部要给我单独安排住处，理由是方便写稿。我则主动要求与班里的战士住在一起，哪个班里有探亲回老家的，空下的铺就是我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我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离开他们。

在四川广安，部队主要从事国防工程建设，我几乎在不停地写，经常发兵种报的头条，有的还上了地方省级报刊的重要版面，但我总是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煎熬中度过我最初的新闻生涯的。主要是心理冲突。初到广安时，那是1978年初，那里的百姓很穷，穷到什么程度，我只说我亲眼见到的。本来，在我们的施工现场，所有的当地居民是必须外迁的，但总还是有留下的。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位年轻的母亲，从部队的泔水缸里抓起战士扔下的馒头，先是喂背篓里的孩子吃，孩子吃饱之后，自己才接着吃，这一幕对我灵魂的震撼可以说是空前的。后来部队首长倡议，每个战士每天节约一两粮，救济当地的百姓。像这样的素材，我可以写成多种体裁的新闻作品，但别人说你不能写，我自己也感觉写了也是白写。这就是最原始的，新闻事实与新闻法则的冲突在人的心头所留下的记忆。不要去责怪谁，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时代所留下的印记。我所能写的，就是部队大干快上，加快国防工程施工进度，写这些，也是完全应该的。但我总时常想起背着背篓的年轻妈妈与背篓中的孩子，以及那命运攸关的泔水缸里的馒头。

多少年以后，我还常常回想起这些事情。我曾想到，我在从事新闻写作的同时，也钟爱上了文学，也许与那时的经历密不可分。我觉得，在一个国度，一个世界，总得有人用笔，或者用别的方式，去关照人所生存的每一个角落，关照他们的生存状态、安危冷暖和喜怒哀乐。我们现在把以人为本作为终极目标，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式的进

步。

那个时代的新闻人，你想写什么，而你只能写什么，这是一种没有办法摆脱的煎熬和痛苦。所以在我的《我与新闻》作品集里，那个时代的作品，虽然上了头条，甚至加了编者按，但我一篇都没有选，作为一段历程，一段历史，我可以留存，但不能选入我的作品集，包括在一些省市报刊的重要版面刊发的一些理论文章。我仅选了刊发于《工人日报》的杂谈《新年话信心》。人不能超越历史，但人要学会甄别历史，这也许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与良知吧。

回地方后，我在一家特大型企业报纸做编辑，我曾采写了一组共十余篇的采风，我企图想唤醒一些什么，让人们看到我们现存状态中的一些缺陷，但那些篇章是由一些具体的人与事所生发开的，而且这些人与事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责任承担一个民族所应该承担的那些沉重的记忆，所以，在选择这些篇目时，我主动放弃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难以解脱的彷徨与苦闷之中，我觉得，需要提升，需要超越。1983年，我报考了华中科技大学（当时的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大学期间的学习，对我的整个新闻生涯来说，至关重要。也许，我学了多少门课程，了解了多少理论，知道了多少学问，并不重要，有的我也真的记不清楚了。但让我终身受益的是，我掌握了一些了解社会，洞察世界，如何做新闻的一些基本的规律和知识，原来对新闻的认识与认知在坍塌与解构中重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羡慕甚至嫉妒现在年轻的新闻从业者，他们没有太多的束缚，没有那种多年不变的定律，如果在这样一个年代，不能出精品与佳构，那多半是天份与悟性使然。

1994年初，我来到了楚天电台，最让我难忘的是参加了重访长征路与三峡工程开工的采访，这是我新闻历程中难以忘怀的两件大事。在长征路上，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作品集中已有详细描述，不再赘言。而三峡的采访，最让我震撼的是，人征服自然的那种无法描述

的大气磅礴。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从新闻编辑、记者改做部主任、分台领导，直到总编辑，实际上，更多的时间是管理，而不是自己去采访去写作，我担任过很多次新闻奖的评委，对一些记者的佳作，我除了投赞成票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壮志未酬的羡慕，我很想去亲身经历，亲临现场，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作品，但事情总得有分工吧。感到快慰的是，楚天电台每年都组织一次大型的配合主题宣传的采访活动，我是策划与组织者之一。我还参加了《重访长征路》、《农业产业化与实践与思考》、《文化产业启示录》、《走进抗战纪念馆》、《小镇风流》等大型报道的实地采访与写作，多数篇章，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发。

从事新闻工作，平台不同，成就各异。我觉得，在一个省级电台这样一个平台，能做到这样，不能说没有遗憾，但没有太大的遗憾。渺渺星空，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星座，才能构成一个斑斓的世界。

新闻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职业，但绝对不是成就每一个向往者的职业。它除了丰厚的滋养与专业基础知识，除了吃苦、韧性、坚守之外，还在于多于常人的积累和意想不到的爆发。但不管是新闻人还是一般的读者，读到我的或其他记者的一篇新闻作品，你感觉到作者尽心了，尽力了，尽意了，这也就够了。

去年九月的一天，我出差回汉，刚到办公室，就看到了摆放在桌子上的，中国记协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与纪念章。除了心生暖意之外，我觉得，既然选择了新闻这个职业，仍当继续努力。

2008年12月15日于汉口粟米书屋

目 录

自序 我与新闻	1
---------------	---

专稿

流动中的孩子们渴望关注	3
繁荣中的荒芜	7
走进川西北	11
安居梦圆 何以生忧	30
头顶之剑何时落地	32
抓住推广这一环	37
融进故土的爱	40
告别作家梦	43
换个视角看“双休”	47
让每一个元素都充满活力	50
藏民僧侣热切盼望修复巴西会议会址	54

评论

认清省情谋发展	59
时代需要创造性精神	61
监督者也应接受监督	63

长征精神的魅力	64
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疾苦	66
应该多给孩子些什么?	68
广告, 你该多些平民意识	70
呼唤“节目效应”延伸	71
别挤了, 也许都快些	72
学会宽容	73
知与行	74
新年话信心	76
听证要避免流于形式	78
“一条龙”与“一贯制”	79

系列

来自夹金山麓的报告	83
红原情思	86
不忘先辈的期望	89
生命的感悟	92
胶东大地上的足音	96
市委书记话“龙头”	101
先行者之路	105
戎马倥偬水西情	110
永远的小战士	115
烟雨古隆中	119
行动的魅力	123

人物

一路风尘	131
台长严查错别字	136
从搬运工到名主持人	138
心,永远年轻	143
凉岩渗入学蝉声	145
岗位成才十年间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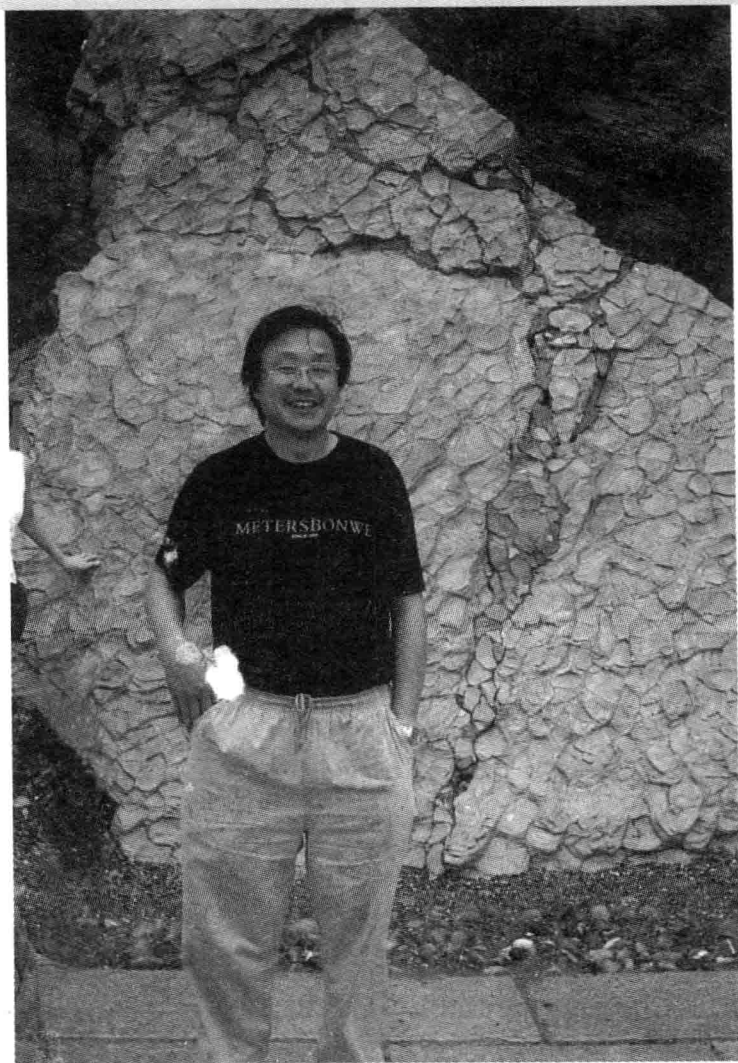
连线

三峡开工 万众瞩目	157
开工前夕访贺总	159
为了三峡 四面八方伸出援建之手	162
三峡,诱人的工程市场	164
为了库区的父老兄弟	166
庞处长谈永久性船闸	168
多方筹集资金 确保三峡工程建设	171
三峡生态环境保护访谈录	173
三峡建设者将以新的精神风貌迎接工程开工	177
总书记为工地战士签名	178
三峡工地印象记	180
服务三峡工程 保障生活供应	182
举国上下期盼这一天	185
三峡采访十四天	187

论文

张扬个性	193
记者应有“抢点”意识	196
讲求舆论引导的艺术性	200
弱势媒体与优势重组	204
如何提升民生新闻的内在品质	211
营造广播节目提升与超越的空间	215
创新:保持广播节目鲜活的生命力	221
贴近现实生活 注重内在品质	225
“小题”大作	230
后记	233

专
稿



流动中的孩子们渴望关注

去年的一天，我去武汉市的一个建筑工地采访，在工地旁边的一所简易工棚外面，偶然发现了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在与他们交谈中，知道了孩子们是随外出打工的父母亲迁居武汉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下来不久，就随父母外出，他们在城市里挪了多少个地方，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随流动中的父母一起流动。父母在何处打工，何处就是他们的家。

惊人的数字

有了那次经历之后，在日后的采访中，我特别关注这些流动中的孩子们，在武汉三镇的建筑工地、车站码头、收捡废旧物品的窝棚边，甚至在繁华的汉正街，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的身影。

流动中的孩子们，已经成为都市的一个群体。我翻阅过有关资料，据一所大学的调查测算，北京市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者占流动人口的1/20，上海有流动中的孩子约12万。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些孩子虽然生长在城市，但他们并不属于城市，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他们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能入托能上学。即使他们中有的父母收入可观，可以将孩子送往高额收费的私立学校，但绝大多数